

長蘆鹽法志

鹽法志附編

援證七

歷代奏疏

魏甄琛請弛鹽禁表曰。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  
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所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  
山川祕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  
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  
教道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  
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

取之有時。所謂障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除其敝。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爲之求利者也。臣

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竄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納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

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

唐至德十四年。劉晏爲江淮轉運使。議以鹽吏多則州縣擾。惟出鹽鄉。因舊監置鹽官。與吏及亭戶。其餘不置。去鹽遠者。則有常平倉。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鹽貴。

穆宗朝。戶部侍郎張平叔。議以權鹽法弊。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謂官自鬻鹽。貧者無從得鹽。坐失常課。吏至糶之。騷擾極多。依時徵收。必用威刑。具陳不便。止之。

劉彤請檢校鹽鐵表。畧曰。臣聞漢孝武爲政。廩賜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衣。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寔百當今。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爲今疑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農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是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以山海厚利。資農餘之人。厚歛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

表 卷之六  
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猾夏。堯湯水旱。無足虞也。惟陛下行之。

明成化六年。御史林誠題。長蘆場地。有陸路。寫遠難支。以致堆積。銷折者甚多。乞每二大引。分爲四小引。折布議價。解庫。以備支用。

李嗣整理鹽法疏畧曰。一。稽囚徒。以充鹽課。體得各場竈丁。往往夾帶餘鹽。及私煎貨賣。事發。官司依律例問發。本

場。照徒煎鹽另項結課。此等囚徒不下數千。並無一人完納虛數。挂場官攬不敢比。并深爲鹽法之害。今乞將總催竈丁有犯徒罪。並加役等項。每日煎鹽三觔。通算若干折作引鹽若干。比水鄉竈戶事例。每一小引。追銀二錢。通數解京。則事易了。結總竈不敢犯法矣。一立查同以革刁隱。訪得商人中鹽。將倉鈔赴運司告投。派場關支有到場一二年。或三五年。不得支者。官攬總催。執稱無鹽。任其索詐。今宜曉諭該支客商。如有見鹽。運司具查。同引目手本付商齋巡鹽御史告投。比對相同。親筆立限。委分司官限幾



日完繳。過期就提問罪。則人不敢刁蹬。商人蒙惠。立通關以防詐偽。查得各場總催竈丁。所辦鹽課逐年止納十之七八。餘皆不完。監臨比并緊急運司俱作完足通關繳報。別委查盤。又將拖欠開爲虧折。年年未見追補。間有亦是準折物貨。自宣德以來上下習以爲常。扶同虛出。奏繳最壞鹽法。今乞除已出通關外。自成化二十三年爲始。每一總催運司各出通關一紙。如有司徵收故事。編立內外號簿。用印鈐蓋。齎付分司。發仰各場。如某總課完官爲查驗明白。別無虧欠。照名填繳。其不完者。追比完日。照前出

結其或盤詰無稽類報不實通同作弊者聽巡鹽御史究治其所司官與分司官額課至次年六月不完者降一級運司六年不完者如之當場官吏總催各照重律處斷則上下警懼而詐僞之端自息矣。一。定鹽囤以便查盤竊見各場總催鹽囤大者四五千引小者不下一千不分常股存積俱用木牌開寫插在囤邊官攢聽其那移出納客商被其刁蹬取銀二司難以稽考今宜每場鹽囤地方以東西南北爲界南北爲門爲路東堆存積西堆常股定立石碑每囤只許一千引如總催名下有一千五百引者一千

爲大國。五百爲小國。以便查盤。所收之際。先儘存積足數。方收常股。一年旣完。方收下年。委官查盤。務要逐引稱數。不許丈量堆垛。則存積有見。邊儲可充矣。

正德五年。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於南。淮。戶部尚書周經言。鹽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許之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鹽弗給。

正德十二年。都御史藍章具題。各場竈丁。俱照舊規聚團煎辦。敢有不在本團。私自立竈。或十數人。或七八人。煎鹽出場者。卽爲私鹽。就便拏問。照例從重招結。

嘉靖十二年御史鄧直卿奏稱各場竈灘所以刮地淋漓草場所以刈草煎鹽寸土尺地皆屬之官不得開耕變賣近年以來界限不明以致豪強越界侵耕遂使煎辦無資課額多累合無查照宏治元年題準事例委差運司會同府佐正官清查還官築立界堤分立竈民管業如有侵占典賣照依侵占盜賣官田例坐罪爲竈不有賴存者不逃逃者可歸而課額不虧矣。

隆慶元年御史劉條上言長蘆引目壅滯皆由私販過多以進鮮爲名者自東安永清一帶而來啖馬爲名者由青

縣寶坻一帶而來皆權貴爲之也沿河糧船北行則夾帶抵通南歸則販賣抵臨清者勢要窩頓而販之也合行察治。

萬歷三十六年御史李應魁題竊惟人臣經國利不百者不興害不十者不去倘其極有利於君若民而壅滯偏累之害一朝可除卽待旦而行尤恨其晚如今日長蘆之竈與引是已夫國家設運司以筦利權專爲兵餉其關繫匪小近來帑藏空虛邊糧告急司運者亟力催徵見年止能完前年之課臣求其故而不得每早夜以思曰或者鹽場

遠近鹽引通滯之間其有機存乎。迨巡至長蘆日與運司官虛心咨詢極意採訪隨據運司瞿汝穆運判許彬矢心條議因得竈與引之所以不便而急宜通融者請爲皇上陳之國家設立鹽引取課濟邊欲其通不欲其積也而勢之所使有不得不積者長蘆南北兩所水陸異運每引十萬北所七分南所三分運司分派相沿已久似無庸議第北所水運甚便而又日曬產肥於商較利故雖七分之多引尚不足而鹽尚有餘南所陸運最艱而又鍋煎產瘠不利於商故雖三分之少引猶有餘而鹽猶不足以致南所

積引約有十萬。虧課病商。莫甚於此。夫此一引也。貯之庫。則爲故紙。出之商。卽爲金錢。當此告乏之時。再不爲通融之策。則積者日積於無用。而國用益不可支。將何底止。卽三七之例。永當依行。而權宜一時。似爲至便。議將南所積滯之引。以掣北所不盡之鹽。一轉移間。而國家驟得一萬金之利。商與民胥稱便焉。亦奚憚而不爲此。顧引之積也。始於鹽之不通。而鹽何以不通哉。則場之分屬遠近。似宜急講矣。蓋南北二十場。分隸兩所。司官舊有定制。然其間地勢遠近。商民之便不便。因之。國家通塞。實繫於此。如嚴

鎮一場地廣人衆灘鍋獨多。雖隸於北所而去北所反有二百四十餘里之遠。且運從陸道脚價倍於鹽價。故凡派該場商引多就近買於北場。運所聽掣赴嚴鎮場者絕少。遂至該場煎曬鹽觔苦於無售。積囤私室轉售販夫勢所必至。場民逃亡額課日虧。私販日熾。有自來矣。查得該場赴南所止九十里。脚價減半。運載爲便。而南所又止有海潤富民海豐三場出鹽。往往鹽少引多。所以停闔。合將本場改隸南分司。則無煩三令五申。而諸商必欣然樂赴。不惟竈鹽得售。私販可止。卽鹽通而引得行。南所三分之引。



後來當必行無滯積不至如今日停閣之多矣。合而論之。惟北場不改。所以南引多積。惟南引當通。故北場宜改。兩者雖異事。而實同觀。皆爲司計長策。最有利於國與民者。領鹽引通塞。繫臣職掌。補課一萬於國。甚便。朝下令而輸金。始不負巡鹽之役。經已行運司。將南司舊積餘引。暫行北司疏通。以後仍三七分引。著爲永例外。至於場之分隸。實繫祖制。自非裁自宸衷。雖商竈稱便。國計攸關。恐未易擅更也。伏乞軫念國計。深維久遠。敕下戶部速行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北所嚴鎮場改隸南所。庶商民兩便。

而鹽引得通。其有裨於國用。非淺鮮矣。

萬歷三十八年。巡鹽御史畢懋康奏。條陳鹽法六事。一蠲浮稅以甦商困。中使榷稅以來。長蘆徵解過浮稅。不下四十餘萬。正課較往昔不加減。鹽價較往昔不加增。乃頓加諸稅。商困何堪。合爲請命蠲豁。一芟洵賊以通鹽運。天津迤西曰西洵。浩漫三百餘里。夙稱盜藪。爲順河正保鹽船必由之路。今照得滄州分司已議駐劄唐官屯。再添天津衛千戶一員協守。青州分司已議駐劄天津。卽令該衛巡捕指揮協守。再加西洵設立守備一員專董其事。日夜巡

緝三處交攻賊徒自無佇足。嚴捕獲以絕私販嚴鎮富國等場豪民結黨與販千百成羣。淮靜海設立巡鹽民壯可斷其去路。但此輩反與鹽徒結納禦暴爲暴。今令天津歲差聽操智勇千戶一員與分司同住一鎮用力緝捕。至各府州縣巡鹽員役每季終將獲過私鹽完過官鹽責令赴兵備道同商赴比有捕獲功多官鹽大通者以所獲私鹽充賞如有不足數官以不職治考役以私鹽之罪罪之一重監收以恤貧竈長蘆歲辦供用庫光祿寺內官監神樂觀四衙門白鹽共二千六百餘包其沿途使費槩難枚

舉及至鹽到衙門候交先完鋪墊方許上秤少不如意抑勒萬端今後進解白鹽容移文巡視光祿科道督同供用庫等監逐一面收交進庶可杜抑勒之弊。一更坵規以釐宿弊凡舊坵置未掣之鹽新坵置已掣之鹽其弊難以究詰莫若新舊兩坵各分爲二其中各築一界牆以半坵置未掣半坵置已掣未掣之坵臨河只設五六門以便運入已掣之坵臨河亦設五六門以便運出而於界牆中間東西向各設五六門以便擡運上塢但有一商必立一界牌無論數千引數百引必置一處未掣已掣均如此法則掣

官到此。逐商查瑪。逐場查數。可以頃刻立辦。嚴考核以專責成。鹽法一事。運司固屬專責。至於鹽引疏通。則在各府州縣。乃今之州縣。往往弁髦令甲。無如明示章程。再爲申飭。凡府州縣派額行鹽。一意責成。運司引銷。不如額責。在各府州縣。仍備行各該道府。遇有給由行取。陞遷。備呈巡鹽衙門。按實考核。如額。方準起送。其有官鹽壅淤者。卽他政賢能。於鹽法無取。不得與於獎薦。甚者。仍行參罰。則運使事權。旣重。諸凡措置。自無掣肘之虞矣。

萬歷四十二年。巡鹽御史潘之祥。題爲遵部議重考成事。

臣所職鹽筴也。細務也。臣所核有司之殿最商有無較多寡。細人之行也。然而太倉如掃。九邊告乏。不得不借資於鹽課。頃戶部以國計爲念。奏頒考成例。能者獎。不能者罰。鹽政犁然舉矣。顧鹽政不在足引與不足引也。在通商耳。在恤竈耳。在禁私販耳。有司中鹽引如額。貧竈沾恩。緝捕謹嚴。而治行卓越者。固稱賢。卽數者稍遜。而守潔才優者。亦不可不謂之賢也。臣方報命。據司道冊報。應薦者不下二百餘人。而臣薦額有限。躊躇四顧。掩卷閣筆。查臣所轄四省。直隸順天等處。按臣薦額三十九員。正定等處。按臣

薦額三十七員。山東按臣薦額四十五員。河南按臣薦額五十六員。通計一百七十七員。臣於直隸山東全轄河南管轄四大郡。又有兩運官。南直隸七州縣。官職繁夥。循良累積。舊鹽臣止薦一百八員。則四按臣所薦之賢。爲臣所遺者尚多也。夫下有賢而上不知。是爲不明。知其賢而不能舉。是爲不忠。臣惟不明是懼耳。至於舉賢。則臣一念倦倦之懷。忠故敢冒罪以請。稍加薦額。使臣得據司道之報。而斟酌其材品以獻。是臣之大願也。

朱廷立修舉鹽法疏畧曰。一。開草場以資貧餽。臣惟鹽法

莫先於恤竈而恤竈莫先於興利運司竈下原有煎鹽草  
蕩以供之外餘蕩可耕但畏私墾之禁莫敢開耕乞令有  
司委官丈量每額鹽一引撥與若干供煎其餘竈下分給  
有力願耕者照例免其三年之租以後仍從寬每畝肥厚  
者科租米一斗磽薄者五升備賑無力不願開耕者聽如  
有富民猾竈越占侵奪者問擬如律庶幾人無遺力地無  
遺利而竈丁可無逃移之患也一遵舊制以公秤掣洪武  
初年頒降銅鈔每箇重二百五觔秤掣商鹽新例商人在  
邊中鹽一引卽赴運司添中二引每引二百零五觔過所



則其輕重固有定數矣。乞令運司以銅鉞爲則。每所添置銅鉞一箇。重四十五觔。以足二百五十觔之數較勘相同。不差銖兩。轉發批驗所永爲遵守。如此庶制度定而民用以齊。掣法公而人心自服矣。一專責任以祛積弊。巡鹽御史選委各府衛州縣佐貳官員。專緝私鹽。各該員視爲具文。往往付之首領。或巡檢倉大使等官。及爲事未結。立功未滿。帶俸差操等項軍職。多不能鈴束下人。生事擾民。有與巡鹽人役。猫鼠同眠。交通鹽徒。或受其常例。縱放或通同販賣分贖。船運車載者。置而不問。而貧難肩挑背負。無

錢買免者。卻行捉拏塞責。名雖巡鹽。而實則爲白晝之大盜也。今後巡鹽官員。俱要責成掌印正官。提督兵快。設法禁捕。其各府正官。事繁難兼。仍選廉能同知等官專理。若遇大夥鹽徒。聚衆劫掠。許協同巡捕官兵相機撲捕。以靖地方。如有貧難無力。肩挑背負。易米度日者。不許一概捉拏。致擾小民。若或仍前更代不常。失職廢事者。聽各處撫按官。及巡鹽御史參究。如此庶幾事體專而官員存盡職之心。禁令行而地方無鹽徒之擾矣。一定買補以通寵利。先年商人添包鹽觔。俱是本場買補。正德年間。勢要縱橫。

不次挨單便場買補其後因循視以爲常各商輻輳近便場分買補以省道路工脚之費以致本場勤竈縱有餘鹽商人不肯收買欲要貨賣又有私販禁例是以勤竈既無以供煎又無以度日凡遇凶荒悉多逃亡乞令今後商人買鹽添包務於本場收買納剩官鹽不許別買圖便各該場官仍按季將放支過商人某人正鹽若干本商在場買過添包餘鹽若干違例於別場收買若干本場封出空引若干本場賣與別商人若干從實申報運司查考將故行買補商人及越賣竈戶查提到官問擬徒罪若至二千觔

以上者卽引例充軍。鹽追入官。其該場官攬交通姦商。封與空引。縱其便場買補。隱瞞不行實報者。事發坐以枉法贓罪。如此。則鹽法行而姦頑知警。勤竈獲利。而流亡之患可免矣。

劉廷元議加稅疏畧曰。竈竈積困異常。加稅貽累非法。懇乞聖明推廣慈詔。俯允鹽臣之請。盡蠲額外之征。臣竈籍也。竊聞國初版籍有竈。非赤子之所樂從也。蓋歐之使就者也。一隸其籍。便責以課。不得不計所供之稅。惟是廣漠斥鹵。人跡不到之地。蛇虺錯出之區。而皆煢煢蚩蚩之黎。

弗顧死亡。委身出入其間。微有天幸。稍藉煮煎以給課額。倘不逢年。將畢軀命以徇之矣。祖宗朝計其丁而課其稅。卽按戶而撥以蕩。誠惻然哀矜此輩焉。乃所受之蕩。一望荒邱。寸草不生者耳。自若輩戒心於惟正之輸。於是擇其稍與郊原相通。而人畜可至者。爲之鑿渠畫徑。以汰沙礫。以闢荒蕪。或有草萊之樵採。然而十不得一也。或有麥稼之播植。然而百不得一也。卽原額稅課。尚不能充。乃邇年來。邊商庫價無償。當事持籌。未有成畫。下之轉運使。無奈奉行。者非其人也。憚於履畝。惟知任耳。以爲目喜於眩能。

不難飾假以成真。任猾胥之爲政也。甘心於虐下罔上而  
不顧。憑暗裏之申文也。衆竈雖呼天搶地而罔聞。當是之  
時。嵯臣方無計蘇商。而所司借商以口實矣。嵯臣亦付之  
無可奈何。而一種萬不得已光景。且津津原疏中矣。詳味  
全疏語意。亦止紓商人目前之急。不欲貽釐丁日後之憂。  
此又嵯臣惠愛極恩。差逆睹其弊而預爲防者。臣猶記比  
時申文。有各場新漲沙地。種成桑麻者。概行加稅之說。執  
途之人問之。斥竈蕩皆頑土也。有畛限者也。安從漲乎。凡  
沙地皆瘠壤也。不能生息者也。安所種桑麻乎。哀此貧竈。

也。丁有課。催有役。熟蕩有稅。荒蕩有稅。舊額旣去。竭澤無遺。幾至剝膚。復加無名之徵。而曰新增稅也。將所恃以賠此者。從天降乎。而天不聞。雨粟從地出乎。而地不聞。湧金鬻妻孥乎。而生齒有限。腴削已窮。則相引而逃耳。逃之不得。有率而亂耳。夫至於逃亂。并前此之課額。誰爲辦納。後此之軍興。益費躊躇。非由加稅開之釁。而稔之禍耶。伏覩商賈挾持貨物。徵逐厚利。稠疊而稅之。猶嫌厲禁也。皇上且蠲三分之一。以沛汪濊。田畝歲多。樹穫計壤而賦之。業有定制也。皇上且遇災量免之。以恤周疲。矧無衣無食之

竊代鹽商賠償是池魚如挾也。其無辜爲有如知不耕不  
耘之蕩而稅更有如是無米之炊也。其可憫爲何如。不平  
則鳴勢極必反。究將何止。宜鹽臣拊膺於籲號之聲。蹙額  
於仡僨之狀。而請皇上之允其減也。豈諸臣有所私於營  
竈。豈諸臣不欲爲皇上存此一隙利孔。夫亦曰額內之徵  
猶當緩二。額外之取。豈宜四出。民命堪憫也。民變可虞也。  
善爲國謀。不得不從長酌議。茲者聖母遺詔。諸蠲恤德意。  
皇上善承曲體。斷然施行。而無藝之徵。爭民之事。損國法  
而離人心者。莫如此新陞蕩稅。其從免革。不待臣詞之畢。



矣。伏惟聖明軫念商有業。竈有役。不相假也。商有商之苦。竈有竈之害。不相貸也。舊稅科索已盡。貧竈脂髓已殫。那堪新增分毫乎。立賜全免。可以宏仁。亦可以廣孝。可以弭患。亦可以迓福也。億萬之歡呼。頌祝悉聚而為皇上岡陵昌熾之休。曾何有於二萬金錢哉。

長蘆鹽法志附編

援證八

歷代人物

忠節

唐

高適字達夫長蘆人元宗時舉有道科擢諫議大夫負氣  
敢言權近側目出爲蜀彭刺史西川節度使入爲刑部侍  
郎散騎常侍封渤海侯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高元裕長蘆人第進士性勤約通經術官至吏部尚書封

渤海郡公。去位時。文宗難其代。元裕言。兄少逸才可任。因命之。遷給事中。陝虢觀察使。官至兵部尚書。

宋

張知白。字用晦。長蘆人。真宗朝。以進士累官河陽節度判官。時西北用兵。知白獨疏當茂農功。省刑罰。及取士之制。仁宗朝。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在相位。慎名器。無毫髮私。卒諡文節。

李之純。字端伯。長蘆人。舉進士。累官成都轉運使。歲發官米六千石。減直與民。言者謂惠下損上。之純曰。蜀人恃此。

爲生奈何一旦奪之事遂已歷遷御史中丞多所建白

明

左傑利民場人永樂時以生員建言稱旨官至江西布政使。

楊宜海盈場人由進士爲濰縣令築城以防濰水之患城賴以安擢御史巡按湖廣督學南畿皆有聲巡撫河南著勦賊功繼總督浙江等處軍務時倭寇甚熾公以計平治之歷陞至兵部尚書

殷尚質天津衛人五世祖忠洪武初以軍功世襲指揮僉

事嘉靖十四年尚質襲職掌天津衛事以勤能數被薦進都指揮僉事歷太原大同參將三十二年督軍解巡撫侯鉞圍擢遼東副總兵就進署都僉事充總兵官三十五年十月達來孫以十餘萬騎入廣寧尚質急率遊擊閻懋官等禦之塔兒山寇先突懋官營不爲動乃馳攻尚質殊死戰力屈死之懋官馳救亦戰死事聞詔贈尚質少保左都督特進榮祿大夫諡忠愍廕子立祠

國朝雍正十二年崇祀忠義祠

按分省人物考作尚賢。畿輔通志。天津衛志。作諡忠勇。皆

誤當以明史稿天津府縣志爲正。

韓祥，越支場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據太學題名碑錄授曹州知州。多惠政，後以身殉節。傳載豐潤縣志。

〔孝行〕

〔唐〕

許法慎，長蘆人。甫三歲，母病，不飲乳，慘有憂色。後母喪，盛於墓次，天寶中，詔旌其門。

〔明〕

李治，厚財場人。性純篤，自幼以孝聞。及父母繼喪，廬墓六年，哀毀成疾，鬚髮盡白。

于策利民場人。父早故。遺腹生。第事母盡孝。母歿。廬墓終身。當事旌其閭。舊志作於策。

李觀光。海豐場人。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戚容不改。官至右通政。

王建極。海豐場人。年十五。父歿。廬墓三年。當事旌之。

文學

唐

高適。字達夫。長蘆人。年五十始爲詩。卽工。每篇成。爭取傳布。與李杜齊名。詩載中興間氣集。

程元長蘆人以詩教渤海。一時名流皆受業焉。

李越長蘆人。年十歲。家極貧。冬夜讀無膏。點溫舊業。遂以文名世。隱居山東。著書不輟。

高式顏。適族子。有詩名。

高郢。長蘆人。九歲通春秋。能屬對。長以文章名。官太常知貢舉。

(宋)

賈黃中。長蘆人。六歲舉神童。十五登進士。歷官至參知政事。



李之儀。長蘆人。能文。尤工尺牘。自號姑溪居士。著有姑溪集。

明

楊彤庭。阜財場人。萬歷乙卯舉人。博學工詩。著有蘇門紀遊。秦闌唱和諸集。行世。歷官江南石參議。

郭允昌。豐財場人。崇禎己卯舉人。嗜古好學。有文集詩真四卷。行世。官延平府知府。

選舉

進士

唐

高適

長蘆人。官至散騎常侍。互詳忠節文學。

高元裕

長蘆人。官至吏部尚書。互詳忠節。

幸南容

長蘆人。

高郢

長蘆人。歷官太常。互詳文學。

宋

張知白

長蘆人。官至同平章事。互詳忠節。

賈黃中

長蘆人。官至參知政事。互詳文學。

李之純

長蘆人。官至御史中丞。互詳忠節。

胡旦

長蘆人。

田京

長蘆人。官至諫議大夫。

李之儀

長蘆人。官御史。

金

許安仁

長蘆人。官澤州刺史。

陳岢

長蘆人。官司諫。

元

楊紹先

石碑場人。官集賢直學士。

明

張璠利民場人。正德辛巳科。官御史。

盧耿麒石碑場人。嘉靖癸未科。官副使。

楊宜海盈場人。嘉靖癸未科。歷官兵部尚書。互詳忠節。

馮惠阜財場人。嘉靖己丑科。官光祿寺少卿。

韓威越支場人。嘉靖壬辰科。歷官刑科給事中。山西布政使。

蔡朴嚴鎮場人。嘉靖甲辰科。官山東道御史。

趙宗軌嚴鎮場人。嘉靖癸丑科。官山東僉事。

劉子延利民場人。嘉靖丙辰科。官工部主事。

李觀光海豐場人。萬歷丁丑科。官右通政。

劉生中

嚴鎮場人。萬歷壬辰科。官翰林院檢討。

劉生和

嚴鎮場人。萬歷丁未科。官保慶府知府。

劉慶蕃

嚴鎮場人。崇禎戊辰科。

劉今尹

鹽籍崇禎戊辰科。官江南巡鹽御史。

韓祥

越支場人。崇禎庚辰科。官曹州知州。詳思節。

舉人

以後皆明時人。

賈昇

利民場人。正統辛酉科。官龍山衛教授。

盧祥

利民場人。正統甲子科。官潞州知州。

王珣

海豐場人。景泰癸酉科。官夔州府知府。

馮昱 阜民場人。成化辛卯科。官懷縣知縣。

尚俊 利民場人。成化庚子科。官華亭縣知縣。

韓鏞 阜民場人。正德庚午科。官陽州知州。

楊文卿 海豐場人。嘉靖辛卯科。官稷山縣知縣。

張子延 利民場人。嘉靖辛卯科。

徐大應 海豐場人。嘉靖乙卯科。

徐良輔 海豐場人。萬歷乙酉科。官吏部司務。

趙光宇 嚴鎮場人。萬歷丁酉科。

劉道明 富民場人。萬歷癸卯科。

楊彤庭

阜財場人。萬歷乙卯科。歷官鄆州兵備道副使。江

南右參議。互詳文學。

楊啟元

僉籍。崇禎癸酉科。官考成縣知縣。

郭允昌

豐財場人。崇禎己卯科。官延平府知府。互詳文

學。

董開運

越支場人。崇禎壬午科。官鹽利縣知縣。

貢生

張準

利民場人。官上虞縣知縣。

賈雍

利民場人。官宜陽縣教諭。

張三省

利民場人。

楊時禕

利民場人。

鄧欽

利民場人。官華州同知。

張紳

利民場人。

張邦基

利民場人。官兵馬司指揮。

賈彥民

利民場人。官夏邑縣知縣。

梁槃

利民場人。

劉宗寶

利民場人。

李之秀

利民場人。

張夢周

利民場人。官肥鄉縣教諭。

王一蘭

利民場人。官承天府經歷。



趙璉

利民場人。

趙濟

利民場人。官藍田縣訓導。

張繼世

利民場人。

楊舜卿

利民場人。官都察院經歷。

朱孔陽

利民場人。

齊和

阜民場人。官洪洞縣丞。

李先芳

海盈場人。官平順縣知縣。

李邦佐

海盈場人。官繁峙縣丞。

李仲大

海盈場人。官陽武縣主簿。

趙倫 海盈場人。官平樂縣教諭。

徐臣 海盈場人。官交城縣訓導。

何淵 富民場人。官滎陽縣訓導。

李純 富民場人。官兵馬司。

陳梅 富民場人。官萊陽縣丞。

何棟 富民場人。

劉中孚 富民場人。官上海縣訓導。臨清州學正。

劉文明 富民場人。官完縣訓導。渾源州學正。魚臺縣知縣。

齊魯 富民場人。官繁峙縣知縣。

長蘆鹽法志

附編人物

韓清

惠民場人。官石州學正。

張淳

惠民場人。官荏平縣主簿。

趙慎微

嚴鎮場人。官兗州府通判。

王同軌

嚴鎮場人。

何喜

阜民場人。官陵縣主簿。

齊經

阜民場人。官樂安縣知縣。

董淵

阜民場人。官蔚州訓導。

齊清

阜民場人。官太僕寺丞。

趙洋

利國場人。官豐潤縣訓導。

張朝相 利國場人。官鄒縣知縣。

張朝儀 利國場人。官滕縣丞。

趙行可 利國場人。官太僕寺丞。涇州知州。

趙範可 利國場人。官靈壽縣訓導。大城縣教諭。

閻錄 利國場人。官周府教授。

趙書 利國場人。

張朝衣 利國場人。官朝城縣訓導。遷教授。

趙三捷 利國場人。官順義縣訓導。

崔守綸 海豐場人。官山陽縣知縣。

趙珩

海豐場人。官長安縣主簿。

李肯構

海豐場人。

遲大綱

海豐場人。官觀城縣知縣。

楊寵

海豐場人。官上蔡縣訓導。

徵薦

左傑

利民場人。生員。永樂間建言稱旨。歷官江西布政使。互詳忠節。

齊德章

阜民場人。以經明行修舉。任教諭。歷官袁州府知府。

蔡祥

嚴鎮場人。以經明行修舉。任知縣。遷渾源州知州。

張瓘

利民場人。以人才舉。任蓬萊縣丞。

李

綱海豐場人。正統北狩。以生員立功。授山東鹽運司知事。

節孝

漢

桓氏字少君。渤海人。爲鮑宣妻。宣嘗從少君父學。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厚。宣不悅。氏曰。太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巾櫛。惟命是從。乃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隋

趙氏長蘆院吏趙璘女。咸通中。璘犯罪應死。女請代父受戮。自訴冲齡喪母。賴父養育。情詞哀切。當事義之。具聞詔。

嘉其孝。減磷死。

〔宋〕

胡氏胡公宿女。讀書善著作。嘉祐中從祖母入內庭。光獻皇后拊之曰。是胡氏有學能文之女乎。適進士李之儀。姑死家貧。氏自負土封穴。哭泣不輟。手植松柏數株。延蔓成林。時人以爲孝行所感云。

〔明〕

李氏阜民場人。適和昇。昇歿。遺孤甫三齡。氏奉事翁姑。維謹。撫孤成立。成化間旌。



王氏利民場人鹽山忠肅公朝之孫女適鄧鎬年二十四而寡撫孤成立守節四十餘年

李氏阜民場人適馮剛年二十六剛歿遺二女氏甘貧苦節四十餘年

齊氏阜民場人適高枝年二十七而寡翁年八十四氏孝事維謹翁歿葬畢杜門自縊邑人傷之

李氏利民場人生員于宗建妻年二十而夫歿遺腹生子第撫孤苦節四十年子第見孝行

姜氏利民場人生員馬斯臧妻于歸三月而夫歿氏年十

六既葬。繼於墓。

張氏。越支場人。舉人董開運妻。年二十四而夫歿。無子。撫  
猶子爲後。苦節四十餘年。

長蘆鹽法志附編

援證九

歷代文藝

文

官自賣鹽議

唐韓愈

穆宗時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敝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中書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議以爲不可。其畧曰。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可以獲利一倍。臣以爲城郭之外。少有現錢糶鹽。多有雜物貿易。鹽商則

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賣。利不關己。罪則加身。非得現錢。必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欲令吏人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刑威。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浮寄奸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僧道并兼游手。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

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臣以爲此數色人等官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國家惟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上文彥博書

宋  
蘇軾

熙寧八年以章惇爲三司使謂河北鹽無權禁乃祖宗一時誤恩請遣使與兩路轉運司度利害行之蘇軾因而上文彥博書言利害其畧曰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

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與民。而官亦易以寵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寵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奸民以兵杖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奸。常甲於他路。一旦權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及紹聖中。

惇爲相。仍行禁權河北。自惇禁後。至靖康之末。盜賊愈多。內帑益耗。皆圖利之貽害也。

新倉鎮改寶坻縣記

金 劉晞顏

神都全有禹貢冀州之域。星文箕尾之分。虞舜時爲幽州。夏時省幽併冀。周初復爲幽州。召公分土爲燕國。秦始皇併天下。制三十六郡。以幽州土宇爲上谷郡。歷漢魏下至隋唐以來。或爲燕國。或爲廣陽國。或爲涿郡。或爲范陽郡。郡國廢置更易不常。唐末劉仁恭帥燕。爲其子守光所囚。據其地。僭稱燕。因置蘆臺軍於海口鎮。以備滄州。後唐莊

宗命其大將周德威破燕軍於平岡。復收蘆臺軍。同光中。以趙德鈞鎮其地。十餘年間。興利除害。人共賴之。遂因蘆臺鹵地置鹽場。又舟行運鹽。東去京國一百八十里。相其地高阜平潤。因置榷鹽院。謂之新倉。以貯其鹽。流衍於民間。因其鹽曰榷鹽。復開渠運漕鹽。貨買於瀛莫間。上下資其利。遂致饒衍。贍於一方。清泰三年。晉祖起於并汾。以遼主有援立之勞。因父事之。遂以山前後燕薊等一十六州遺於有遼。遂改燕京。因置新倉鎮。廣榷鹽以補用。度爾後居民稍聚。漸成井市。遂於武清北鄙孫村。度地之宜。分武



清涼縣三河之民置香河縣仍以新倉鎮隸焉。皇朝奄有天下混一四海。天德間建議令茲盡以遼宋故地合爲一家。會寧興王之地朝廷在焉。而尤近東偏凡在經畧之內地則遠近不一。事則繁簡不同。乃詔建都於燕京。於時畿內重地新倉鎮頗爲稱首。直以權院自趙德鈞始以來歷遼室迨及本朝二百年間綿綿不絕。每歲所出利源源不竭以輔國用故也。主上中興撥亂反正思補正隆殘弊每以調度究懷以權鹽課利浩大其監守之官業嘗以散官雖品秩至有幾於三品咸以流外當之。迺命有司改權

鹽院署置使司。陞爲五品。設副使之官。兼從俸秩。視諸刺  
郡。以重其事。於時居人市易。井肆連絡。闐闐雜沓。翁伯濁  
質。張李之家。皆以世業底富。加之河渠運漕。通於海嶠。篙  
師舟子。鼓楫揚帆。懋遷有無。泛歷海岱。青兗之間。雖數百  
千里之遠。便風浹旬而可至。其稻粱黍稷。鰲魚鰕鮓。不可  
勝食也。而有河渠左界潞水。右纏潞曲。薊北名山。無不委  
曲而貫通之。雖斧斤不入山林。而材木亦不可勝用也。其  
富商大賈。貨置叢繁。旣遷旣引。隱隱展展。然鱗萃鳥集。鬻  
者兼贏。求者不匱。犬率資魚鹽之利。其人烟風物富庶。與

夫衣食之原其易如此而勢均州郡雖古名縣不是過也人情揆之不列縣治殆爲失稱大定十有一載辛卯冬至郊天後鑾輿東巡幸於是邦歷覽之餘顧謂侍臣此新倉鎮人烟繁庶可改爲縣第志之明年有司承命析香河縣東偏鄉間萬五千家爲縣以權鹽歲入國用方之天下十一謂鹽乃國之寶取如坻如京之義命之曰寶坻列爲上縣著於版籍是歲春季天官爲除令丞簿以典其事於時坊郭居民千有餘家自餘村間著爲四鄉東曰海濱南曰廣川西曰望都北曰渠陽其坊正里正胥吏應徭從人數

列同上縣。粵有縣令振威將軍王禔來尹是邑。縣丞忠武校尉李願主簿儒林郎李拱昌縣尉昭信校尉孫告中。參豫運判以備其職。先是新倉鎮權鹽處其西。其東則永濟務有永鹽之號。亦別更爲使司。與權鹽對峙而角。遂規規然犬牙爲強弱。每歲地官第其課績增損。以殊殿最。朝廷病其乖戾不一。因校售利害。併永鹽於權爲一司。歲入課利。通計一百三十餘貫。仍署爲寶坻鹽使司。於時縣治尚百務草創。未有公廨。縣僚乃相地之宜。稍於渠水之南。大覓招提之西。卜爲縣廨。招提之東。縣丞主簿公署次之。又

於縣北郭郭之外下尉廳焉其所經費仍具辭牒聞於地  
官皆請給之方營建間吏民鼓舞莫不子來人百其勛實  
有餘力而樂爲之用不一二年間令丞簿公廨皆以卽敘  
其廳舍廊廡高宏壯麗皆畧有可觀自餘畿內諸廨無出  
其右者爾後之事未可多云時里中豪右嘗欲礱石以刻  
其事迭來懇求爲文於予至於義不可辭非欲文其事以  
紀其實焉

三义沽創立鹽場舊碑

元翰林學士 王 鶚

洪範五行其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鹹也者其醎之

謂歟。夫水爲五行之首。而鹽爲五味之先。可以便民。可以益國。國之益。民之便者。豈淺鮮乎。唐虞三代。澤梁無禁。未聞有拘權之說。逮至春秋。齊人管仲始議伐苴薪。煮水爲鹽。口計而徵其直。漢晉而下。因之取利。設官置竈。旁及遠方。雖蒲池之所自產。益井之所自出。莫不有課額焉。唐稱劉晏。斂不及民。而用度足。時河朔用兵。天下之利。鹽居其半。鹽之利。其亦溥哉。國家創制。事從簡易。燕京所轄。有縣曰寶坻。蘆臺。越支疇昔之鹽場也。曰三义沽。則未之間。甲午之秋。三义之地。未霜而草枯。灘面寬平。鹽鹵湧出。或經

日自生時人指以爲瑞。遂相率訴於官。按驗得實。受旨煎造。初得舊戶高松謝實十有八人。歲不再易招徠者日益衆。河路通便商販往來。是年辦課五百餘錠。比之他場幾倍之。無何康定之後。爲勢家壟斷。竈戶工本。例不給資。折以無用之物。故戶皆貧窶。借不能償。至元二年。朝廷擇人受任。以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倪德政爲禮部侍郎兼司榷職。公革去弊政。善政日新。成績上聞。陞中都路都轉運使。官大。中大夫。仍以提領稅課司。答木丁。同知使事。實抵鹽使曹嚴臣副之。授任之後。治政清嚴。以恤民爲急。有功必

賞有罪必罰。竈戶歲給一一均及。殊無折支諸物之弊。有司租調。彼亦欣欣然輸納。自餘無絲毫科斂。由是人得安業。鹽窩山積。於今三年矣。前副使王進及耆老夏慶溫。資甫梁溫全。崔居仁。採輿人之誦。數來過。願得一記。刻諸堅珉。以爲後來者之勸。予初難之。復因老宿懇禱不已。乃嘉進等能事其事。而不忘大中指授之功。故撫其實蹟爲書之。且告之曰。沽之場業已成矣。而今而後。更能恪然守其職。以安其屬。則國家懋賞。自有不次之用。予將大書屢書。不獨一書而已矣。



上鹽場圖詩畧

明刑部侍郎

彭韶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爲先故有書豳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期於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概海鹽煎熬全資竈戶雖有等分業產蕩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

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汲  
海流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鹵之苦也。煎煮之  
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  
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  
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端逼辱舉家憂惶。此  
賠鹽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  
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  
恤。彼將感動欣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繪圖賦詩以進。  
重修滄州文廟記

明巡鹽御史

鄧直卿

夫天下之風俗繫於士人士人之行檢。關於教化。學校者。教化本源之地。所以育材論秀而登諸用者也。用惟其人。則風俗美。天下治矣。是故有世道之責者。恒於學校加之意焉。滄州儒學在城外南一里許。中遭兵火。前御史余君修之。弗竟厥功。因仍歲久。益就荒陋。予以巡歷抵州。晉謁文廟。旣而周視學宮。深惟弗稱。是懼於是。權宜區度。爰得罰鍰百餘兩。運使郭君五常。以學徒多出鹽籍。又捐俸助其不足。乃命學正方宗重訓導陳憲邵東周共司其事。義民王珍素以能幹名。僉舉之。俾監督焉。經始於秋八月。暨

冬十一月落成。予以是月復至州詣學。則見內而殿廡翼然整飭矣。外而泮池廓然充拓矣。前而櫺星門葺其摧折。峙然竦立矣。後而明倫堂齋居號舍。迄於膳所。撤陳易新。秩然有序矣。二司訓宅舊極狹隘。迺鼎增厥宇。垣墉傾圯者。週循其堵以築。赤白漫漶者。週罔弗修煥然其改觀矣。門其財用。則儉於前之金。無取益也。問其工力。則出於雇募。無勞民也。蓋司出納者。按估而市。稽料而給。董修造者。用不濫財。工不曠役。夫是以財費省而績效多也。爲之未幾。成之孔速也。因進師生語之曰。營建細務也。得人而理之。

且易況天下國家之大。有不需於得人乎。得人自士始。得士自教化始。今之教化何如。爲師者。案人責跡。或不知所以爲教。爲子弟者。華言麗辭。或不知所以爲學。不知所以教。則日所從事。溺於詞章焉爾矣。不知所以學。則時將効用。流於功利焉爾矣。古人之學仕。不如是也。善學者。反諸身心。可以體驗於屋漏。以審其幾。講貫於羣居。以訂其惑。允迪於倫理。以致其實。不矜於浮氣。以養其恭。不膠於末俗。以擴其識。不畫於己至。而求其所未至。以遠其到。無時無處。無勌怠焉。以常其功。由是而發於文詞。見諸事業。則

膏沃光華。本深末茂。視古之學與仕。庶幾其無愧也。如是士得而爲天下國家用。則尊主庇民。移風易俗。隆古之治。亦庶幾其可跂也。有士如是。而出於滄州。人將曰是士也。滄州之學之士。匪直鄉邦之光。學校與有榮焉。否則輪奐之美。瞻視之間焉爾。非吾儕所以新學之意。非所以期望於諸士也。於是學正方子乃登拜嘉。請鑱諸石以詔多士。遂書而歸之。

創置滄州學田記

明按察副使 王顯仁

國家建學養士。懸之廩餼以示優。設之科目以進取。恩至

渥哉又安所事田者。田以學名。蓋司佃於學而歲收其租。以周士之膏晷。不繼婚葬不舉者也。滄州舊無學田。有之自今日。直指余公始。我朝設運鹽司者六。長蘆其一焉。與州治同城而居。每都鹺使者行部。必先按泄滄州。以故士之被陶成而沾恩澤者。視他郡邑尤深。如燈油之給書院之建。賑貸之頒。諸所爲作興士類者。匪一朝一夕矣。獨念學田未置。無以植恒產而貽遠謀。督鹺直指余公。乃深從馮武運之請。發鹽課羨金若干。令創置學田。會郡守何大夫初政。方汲汲於品陶薪樞。作養人材是務。遂捧檄色喜。奉

行恐後亦捐俸金若干。連直指所發者共計若干金。置學田若干畝。召民佃種。計畝收租。如所謂困膏暑艱婚葬者咸取給焉。事既竣。諸博士弟子請記不佞爲不朽圖。予慨然嘆曰。吾滄多士。其有厚幸乎。夫事必待人而興。亦必待人而成。二百年來建節旄而司疆土者。不知凡幾。乃學田寥寥無聞。豈其力不贍哉。蓋由當事者未嘗加意也。余直指公力行古道。主持於上。而馮貳運州大夫協心共濟焉。故一措置而士得永賴。夫非一時之奇邁與第上之周士也。以田而士之自養也。以道士誠以道自養。修禮以耕之。



集義以辦之。異日者樹德樹業以粒食蒸民。康阜海宇。斯無負上人加恩之意。不然。且爲茅塞。爲稂莠矣。烏用是田爲哉。願博士及弟子相與勗之。直指諱懋衡號少原。新安之婺源人。貳運諱學易號乾所。天台之臨海人。大夫諱應彪號禹藩。四明之慈谿人。用是勒石以示永久。且防豪右之侵奪者。萬歷三十三年建。

天門書院記

明吏科給事中楊廷蘭

天門書院者。予同里畢誠叔甫之所經始也。誠叔甫以權鹽使者。巡行畿之南北。諸所壁畫。若豐國課。時邊儲疏利。

源通商旅業井井矣顧念畿輔八郡我國家規方數千里之地而生其間者多豐綽博大智勇沉幾之士究其所用真社稷之幹也夫國有可效之才而不獲以士顯士有可以靖獻之日而不獲以學用此無異故有司不素養之過也藉令乘有餘捐不急以養士反經以示之趨羣萃州處以居之肆必有出於其方而宣力王室者若榛栗杞梓然作之屏之修之平之數十年後豈無茹其實發其響者乎乃下令有司諸守令博士弟子員皆言古者化洽文熙莫不崇儒置學猶悼序黌不廣令得視精華寶息之地增置

書院。濟南閔子。伏生。河間毛公。董相。及孔安國。梁統諸人。史冊爛焉。其軼事可概見也。輒近世操之若束濕薪。舍此。不講矣。若毛董諸賢。非此鄉之先物哉。而諸商等不無浸。浸乎嚮往之也。公遂捐贖相土。鳩工庀材。向離爲門。修廣。若干尺。入門數武爲堂。堂修廣若干丈。堂後爲層樓。樓修。廣若干丈。又建諸生號舍若干間。貯經史若干卷。餼廩課。資給以贖。贖著爲令。落成之日。公率師儒以觀厥成。且爲。之勸學。闡洙泗之源。揭孔曾之矩。若採日虞淵而中天然。也者。夫自學術分。而政教始歧爲二。故憂政則以詩書禮。

樂爲老生之常談而憂教則以繩墨事情爲俗吏之末務無他政不足以造微則病教教不足以周務則病政各相持也。交相蔽也。如真茹然。茹愈豐。蔽愈多。天下始受其蔽。今誠叔甫不然。通商惠工。造士爲之。則飭憲貞度。反經爲之。歸是政之底績。而教成也。髦士式於化。而稱詩說禮。明揚天子之廷者。必足賴也。四民化於俗。而親上死長。以爲天子之金城者。必足任也。是教之底績。而政成也。今天下有崇極而圯。國有必窮之疑。朝有必爭之辨。野有贅恤之戚。圉有旄旗之痛。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志士之所憤。

萃此矣。而吾一言以蔽之曰。不知學。知學。則數十年之疑。千百年之辨。方二三千。里之捍禦。可斯須而決。可頃刻而定也。此非臆說也。可言之。而不可以行之。則聖學爲虛空。無用之物。而考三王。俟百世。皆虛語矣。誠叔甫以學化士。以士化天下。葆於未斲之樸。澄於未汨之源。豐綽博大。智勇沉幾也者。斐然顧化。確然獨詣。學得質而速肖。質得學而善成。畿輔之地。其殆將有君子興其問乎。故非學不能使政教出於一。非政教出於一。不能化民以成於學。此誠叔甫嘉惠之微旨矣。誠叔甫誠心深識。獨觀於昭曠其治。

嵯臺可信傳者有挈令在不具志志其書院之本始如此  
院垂剏會誠叔甫按事竣直指使者慎修甫偁公往代院  
中事宜諸所未悉者慎修甫之經飭也尤幸得撫臺夢池  
李公主盟道學雅志作人聞是舉而悅之蠲贖緩如干爲  
助備兵天津道許君錫甫協謀勦基汪蔚翔甫踵至營度  
周詳後先共濟適成樂育而運使何君繼高董其事運同  
張君文奇判官尹君作賓與有賢蹟滄州盧君廷選綜理  
最勞所當并記

修復興寶神祠記

明青州分司 陳九功

國家設長蘆運司分司二。南曰滄州。運同領之。北曰青州。運判領之。滄州分司所轄九場。距使司六百餘里。而近青州分司所轄十一場。起嚴鎮。遵海而東。直抵山海關。距使司千里而遠。乃卜越支爲適中之地。建公署。控馭之。顧其地僻且險。出大沽。渡海口。涉圍洵水。泊前此司官罕有至者。政弛而民益以偷。作奸軌法。無所忌憚。今上在位二十有一載。海氛竊發。軍興多事。御史姚公條議。謂青州分司宜更以運同歲一巡行駐劄。以釐弊而興利。議上可之。著爲令。時余方副運閩中。考滿而遷是職。洎任甫逾月。乃褻

糧東行遵制也。第序逼沍寒。由非孔道。食宿無所。抵舍間。關至越支衙門。先爲遊擊占據。貯火器。幾至圯廢。居旬日。亦可留矣。明年三月。復至蘆臺。偶見場西隙地數武。欲闢爲行寓。便棲止。詢之場官。則曰。此鹽公廟基也。余訝其名。摩碑而讀之。乃元平州廉訪使趙公鑄斯爲記。則知神爲聖母。非鹽公也。聖母始五代時。教民煮法。俄而化去。邦人神之。而祠所由肇。迄元大德間。趙公復加修葺。臺南一日瑞鹽如雪。若然。則事神報本。固圖治者所宜先也。因僦居民廬。而修復神祠。是務募僧題簿。捐俸首倡。語在緣簿中。



商人高廉仙輩。翕然好義。共成厥美。且又以民廬齷齪。褻官體。於是衆議捐貲。建公館焉。中爲堂四楹。前爲大門。爲儀門。後爲臥室。胥吏有居。廚廁有所。翼如煥如。視越支分司。猶屑齒。然此非余意。余謂神不可以無依。而彼則謂官不可以無舍。無亦此心之相感有同然者乎。工旣訖。爲文以祭於祠。是日也。雨水驟注。鹽池浸浸。傭衆相率而歸。次日霽。池水皆凝爲鹽。余艤舟將發。商輩送之河滸。奔告余曰。適有異事。往時雨後則無鹽。而今之鹽不知何來。但各傭已散。欲倍其值募市人斂之。而不能遠送矣。此又與據

者瑞鹽亦畧相似。非神赫厥靈有感而必應者乎。余懼始事甚難。廢之甚易。向非廉訪趙公之記。則神祠故墟已湮而無考。余今修復之。故特述其顛末。以俟無窮云。

創置先斯院贍田碑記。

明巡鹽御史 韓應龍

養濟孤貧守土者之責也。予督隄。無民社寄。日奉大司農檄。轉運兩關鹽務。微有天幸。引疏而課足。俾西北一帶執戟荷戈之士。盡騰飽無脫巾之虞。猶恐厥職未克稱。方今災異頻仍。寇盜交誑。間左十室九虛。當事者蒿目擯眉。憂兵憂餉。余乃沾沾焉取無告窮民而先欲濟之。無乃非當。

務之爲急。昔人云。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必有所濟。余  
何人斯。肉食而鄙。未有遠謀。上佐國計。乃下顧斯民。鳩形  
鵠面。甚至疲癯殘疾。目瞽天日。不見乃終歲。不掛寸綫。不  
飽半菽者。所在多有。龍目擊而心悲焉。卽間分俸以賑。聊  
佐一時之急。而小惠未徧。其與幾何。已又思之。穴深尋。則  
臂之長有所不及矣。矧河水涸而思泣以益之。不惑甚耶。  
無已。就目前所見者。爲風雨飢寒之慮。惟有築舍以居。買  
田以養。在今日爲創制。於他年爲成規。卽所及無幾。亦聊  
以存吾利物之一念而已矣。去城百步許。御鹽廠右。原繫

長蘆官基環起一院。中立正廳三間。爲早暮賑窮君子散賑時駐節之座。東西北三面各建棲止貧民之屋八間。共計二十四間。每間安置鍋一口。簾一領。被一床。榜其門曰先斯院。復捐俸銀四百三十五兩。置買生員王廷鑑馬里通莊莊房一所。小民竈地二十七頃六十二畝。折算行糧大民地一頃三十六畝四分四釐。大竈地八頃六十七畝六分。在滄州孝二里行糧。雖非沃壤。頗繫良田。召募總佃李光輝。李開立。曹尚言租種。無論水旱豐歉。每年納租銀一百兩整。按期給散貧民。又四十兩交納滄州地畝錢糧。

取有李光輝等認狀在卷。生員王廷鑑賣契附卷。其爲地也。析之計二百七十三段。每段各有四至開列在冊。一切兼并竊據之弊。或可免矣。至於租種人戶。日久不無奸頑拖欠。所望後之君子。毋曰非當務之爲急也。一加意焉而已耳。存心利物。人人所同。當無俟余言之爲諄諄者。

詩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唐  
杜甫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飢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并州兒。脫身薄尉

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愧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旗麾。此行旣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歡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

唐李白

我來揚都市。送客回輕舠。因誇楚太子。便覩廣陵濤。仙尉趙家玉。英風凌四豪。維舟至長蘆。目送烟雲高。搖扇對酒

樓持袂把蟹螯。前途倘相思。登嶽一長謠。

發白沙口次長蘆

宋黃庭堅

篙師救首尾。我爲制中權。掛席滿風力。如摧强弩弦。曉放  
白沙口。長蘆見炊烟。一葉托秋雨。滄海百尺船。反觀世風  
波。誰能保長年。念昔聲利區。與世閱周旋。大道甚閒暇。百  
物不費捐。誰知目力淨。改觀舊山川。

阻風入長蘆寺

宋黃庭堅

福公開百室。不惜鄰國權。法筵森佛像。天樂下管絃。我來  
雨花地。依舊薰爐烟。金碧動江水。鐘聲到客船。茗椀洗昏

垢經行數阻年。歲寒風落木。故鄉嘉言旋。舟回負赤子。白  
壁乃可捐。待親如履冰。風雨送晴川。

宿長蘆

元薩天錫

柳花漠漠春歸寺。柳色青青晚渡江。屋角松聲撼風雨。道  
人一夜不開窗。

憫鹽丁

明郭五常

煎鹽苦。煎鹽苦。瀕海風霾恒弗雨。赤滷茫茫草盡枯。竈底  
無柴空積滷。借貸無從生計疎。十家村落逃亡五。曬鹽苦  
曬鹽苦。水漲潮翻灘沒股。雪花點散不成珠。池面平鋪盡



泥土商執支牒吏敲門私負公輸竟何補兒女嗚咽夜不  
炊翁嫗憔悴衣藍縷古來水旱傷三農誰知鹽丁同此楚  
我欲挽回淳古風深慚調燮無絲補且以仁煦摩且以義  
鼓舞勿使心如墨勿使政如虎中和一致雨暘時煎曬應  
無當日苦

舟次直沽與寶慶謝太守

明大學士 李東陽

二水斜通海孤村合抱城夜窗明月過春浦暗潮生憂國  
身將遠還家夢不驚留觀有親舊羈旅見真情

龔渤海祠

明巡鹽御史 鄧直卿

德被人心不可忘。秉彝千載仰斯堂。亂繩解後牛爭放。單  
騎乘時劍已藏。諸葛祠前多碧草。召公庭下幾甘棠。高山  
不朽乾坤古。衛水東流澤與長。

長蘆道

明楊翥

秋色兼旬暑未捐。蓼花開遍亂鳴蟬。兒童嬉戲清陰裏。室  
屋鱗鱗傍水邊。

蘆臺玉沙

明莊禪

蘆臺極目際平沙。利博誰憐害亦賒。土面刮來淋玉液。鑿  
頭沸盡結銀花。十年預借償逋負。尺地堪耕屬勢家。安得

調羹知此味。免教流夢到天涯。

晚泊長蘆

明舉人 趙完璧

晚泊長蘆月涼生。瀛海風雲川淒暮。笛岸葦泣寒蛩酒盡。  
空明裏詩成欸乃中。天涯浮桂棹。星畔老槎翁。

長蘆南樓成

明 王國寔

誰成樓閣繼當年。面水襟城勢屹然。數與時羸宜復古。地  
因人盛迥非前。聲來咫尺千舟艣。影入微茫萬竈烟。薄宦  
異時經梓里。定教駐馬幾揮鞭。

舟至直口

明 宋 訥

旅思搖搖嗜晝眠。舟人報是直沽前。夕陽野飯烹魚釜。秋水蒲帆賣蟹船。詩有白鷗沙上興。書無青鳥海東傳。老爲聲利閒驅遣。少讀南華四五篇。

朗吟樓

明舉人趙光宇

地非巴郡地。樓亦岳陽樓。牖敞含雲水。檐虛宿斗牛。客爭一眺望。仙定數遨遊。願識真人貌。尊中道可求。

浣花洲

明進士劉生和

新秋暑氣未全回。別墅重承袁紹杯。停板何妨仍舞袖。攜尊不厭數登臺。風翻翠沼紅香度。日落青林白鳥來。寫入

景中吾有意却思陶謝愧無才

次直沽

明瞿祐

長川波浪去漫漫直指東南送客還  
潮水四時來海上天河一派落人間  
挂帆商舶秋風順曬網漁翁夕照閒  
暫倚船窗遙望處青螺數點見前山

何公德政碑

戶部尚書錢象坤

瀛州千里控海王熬波出素供天倉  
厥賦羸縮隨官方誰莊鼓箴惠此商  
公守福兮廉幹揚帝渙新令比臬長  
且懸惠數酬其良彼其之子鮮克當  
膏脂臍人氣不張公獨臨

屬坐堂皇。秤掣期會。莫敢抗。爬搔釐剔。立五綱。聽商擇便。  
沿海場。歲趣給引。秋爲常。車載牛曳。違農忙。費息利倍來。  
攘攘。益課十萬有五強。束脩不行。尚書望。倒置功罪。困以。  
讓。鋪宮五萬。洗其藏。驟令犒師。具糗糧。商聞於橐。走如狂。  
俄頃輻輳。事克襄。戛戛飢腸。扼其吭。更搏乳虎。柔銀璫。柏。  
樹青青。傲晚霜。蓮花不染水。中央捐羨斃。城屹瀛滄。築室。  
造士粥饑。荒鹽官。或謂百斯箱。官居八載。惟空囊。閱世已。  
久。民愈康。以祀以報。貌煌煌。余昔計偕。出其鄉。今來祠下。  
邇流光。黃金有盡。仕有量。惟德在人。永弗忘。春秋伏臘。走。

其旁斷石垂詩海與桑。

前題

巡鹽御史 喻思恂

滄海蕩蕩百谷歸。高賢愉愉民所依。雷震電耀生廉威。疏  
淹平準淪浹微。八年不調罔嘯歔。固我封守賑我饑。大哉  
德教施不違。蔚蔚菁莪承芳徽。金翹翠旄覲容輝。樂嘉旨  
酒薦芳醅。經緯宵冥青元飛。永遺令則俾巍巍。

長蘆鹽法志附編

援證十

歷代營建

附古蹟

卅兮城

在滄州東南阜財場界。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萊。置此城以居之。故名。亦名千童城。漢置千童縣。屬渤海郡。後漢靈帝時。改爲饒安。宋省爲鎮。

呂彭城

在天津城西北二十里。



馬落坡

在滄州東北。

蛤蜊橋

在富民場東南海灘中。積蛤成嶺。當潮汐之衝。潮至輒沒。潮平脊露如橋。其上通往來云。

將相鄉

在滄州東南。亦名程家林。唐橫海軍節度使程日華居此。世爲公侯。故名。

夜球閣

在滄州東北八十里嚴鎮場界。本隋魯城縣屬河間郡。唐乾符初生野稻二千餘頃。燕魏飢民就食之。因以年號爲名。後周併入清池。宋初仍爲魯城縣屬滄州。尋廢爲乾符鎮。又爲乾符砦。金亦曰乾符鎮。

伏猗城

在鹽山縣韓村北利國場界。相傳築以防猗盧者。

軍糧城

在天津城東南七十里。元時海運屯糧之所。

黑堡城

麻姑城

在滄州北海豐場界。漢武帝東巡祀麻姑於此。故名。

幞頭城

卽故長蘆縣。今滄州也。漢置參戶縣。隋置長蘆縣。屬河間郡。唐屬滄州。宋省。

角飛城

在天津城東。卽漂榆故城。晉時石勒使王述煮鹽於角飛。卽此。

乾符城

巷沽砦

在滄州故清池縣。宋政和二年改曰海清。

三女砦

在滄州故清池縣。宋政和二年改曰三河。

泥沽砦

在滄州故清池縣。宋政和二年改曰河平。

小南河砦

在滄州故清池縣。

虹心隄

武帝臺

在鹽山縣東北七十里海豐場界此南臺也。

仙人臺

在越支場水巖山之上。有石刻圍棋爛柯仙人像。

漢王臺

在富民場。晉時漢劉恢爲渤海王所建。

文昌臺

在長蘆縣。先名狼烟臺。相傳周世宗築以爲邊堞。後建文昌祠於臺上。故名。

在滄州東四十里。周穆王乘八駿東遊海上。築之以望  
海市故名。

### 望海臺

在滄州東北海豐場界。一名漢武臺。南北有二。相去六  
十里。基高六十丈。漢武帝巡海上。所築。唐貞觀十九年。  
太宗自高麗班師。入臨榆關。次漢武臺。顧問侍臣。對曰。  
此是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處。臺餘基三成。旁有祠室。  
瑩域其地。俯臨大海。長瀾接天。岸多峻石。奇險錯列。太  
宗刻石紀功而還。

在蘆臺場秦始皇所築望海處。

望海橋

在長蘆東四十里。

觀燈橋

在故長蘆鎮。

釣臺

在青縣北六里富國場子牙鎮。相傳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卽此。其傍有太公廟。宋時置砦於此。名釣臺砦。

望海市臺

掠馬臺

在嚴鎮場

蘆臺

在天津東南百四十里。北近寶坻縣界。臺濱海。圍臺產鹽。白如玉屑。寶坻八景。一曰蘆臺玉砂。

鹽姥廟

在寶坻縣蘆臺場。五代時南北分據。幽燕之境鹽絕者歲餘。忽有老姥語人曰。此地可煮土成鹽。傳其法。遂失所在。人皆神之。因建廟曰鹽姥廟。後有人新其像。越日



忽報臺南十里皎白如雪。約十數頃。厚積寸許。趨視之。則皆鹽也。居人競收之。有瑞鹽歌。遂稱爲聖母廟。

望海寺

一在利民場畢孟鎮西二十里。一在越支場宋家營西北三里。一在濟民場。

挂甲寺

在天津城東南十三里。相傳有帥兵者過此。挂甲於寺門。故名。寺有八景。曰拱北遙岑。鎮東晴旭。安西烟樹。定南禾風。吳艫萬艘。天驥連營。百沽平潮。海門夜月。

水月寺

在長蘆觀燈橋東周廣順中建明宣德中移建於城北  
鹽場東鄙正統中建千佛閣

湯泉寺

在歸化場

角山寺

在歸化場

寶塔寺

在蘆臺場

普恩寺

在嚴鎮場同居鎮元時建。

卧如寺

在濟民場。

吉祥寺

在石碑場。

崇福寺

在石碑場。

五帝廟

在長蘆城西南明運使張雲翼建。

包公祠

在長蘆南關爲宋長蘆運使龍圖閣待制包孝肅公建。祠額移奉公神座於朗吟樓。又有公遺轡吏民愛而存之。奉於滄州分司署前土地祠。凡分司初蒞任輒一乘還藏於祠中。時加修整至今完好如故。

于公祠

在長蘆南關明宣德中于忠肅公清理長蘆鹽政蘆人立祠祀之。

在天津城西十五里。卽今稍直口。

長蘆鎮

在滄州故橫海軍清池縣。

海津鎮

卽今天津府城。元延祐三年置鎮。命副都指揮使伯顏  
鎮遏直沽。至正九年立鎮撫司。明永樂二年築城。立天  
津左右三衛。

乾符砦

在滄州故清池縣。

天門書院

在滄州城東。明萬歷二十七年。嵯使畢三才。運使何繼高。創建爲附近士子課藝之所。今廢。

朗吟樓

在長蘆西南三里。濱河樓上祀呂仙像。相傳唐開元中。有道士自號彭蠡主人。索滄酒千餘斗。飲竟跨鶴而去。後人因構樓肖像以記其事。

附古蹟

渤海

何公祠

在長蘆南關爲明長蘆運使何公繼高建。

瞿公祠

在長蘆西關爲明長蘆運使瞿公汝稷建。

張公祠

在長蘆西關爲明長蘆運使張公雲翼建。

永保觀

在長蘆南關。明萬歷十九年。設運學於此。後罷。遂改爲觀。亦名昊天觀。

在天津城南二十里。俗傳曾有龍出此河故名。

### 鹽河

在深州海鹽場。河濶百步。深丈餘。自冀州東開河等村。迤北通漳河。冬春常涸。夏秋水溢。或亦生鹽。故名。

### 豆子畝

在天津城東南六十里。卽今鹹水沽。其地斥鹵廣數十里。傳爲昔時煮鹽處。

### 秦王島

在歸化場西南。相傳秦王蒲洪曾駐兵於此。故名。今島



長蘆卽古渤海郡。阜財海豐利國嚴鎮豐財蘆臺六場  
皆濱海。掘池截水。曝之卽成鹽。

七里海

在歸化石碑二場之交。大海之外有沙磧。望之如山。環  
水一區。其中產魚最衆。

古黃河

在富民阜財二場之間。相傳爲古鬲津。今無水。惟兩岸  
巍然。河蹟猶存。

出龍河

在滄州故清池縣。唐開元中。令毛某母老。苦水鹹。無以養。乃於縣舍穿地。泉湧而甘。因名甘井。民謂之毛公井。扳倒井。

在武帝臺下。相傳有行人飲馬者。遇村婦汲水。索其甕弗得。遂扳側井以飲之。至今井口歆側。

### 通海井

在富民場。相傳井無底可測。因名通海。

### 竈兒坡

在滄州東北。居民於此煮鹽爲業。

已淪沒入海。

### 塌河淀

在天津城東北三十里。相傳有河隄塌陷爲淀。故名。周圍百餘里。

### 馬跑泉

在蘆臺場海隄北。相傳唐時兵過此。水鹹鹵不可食。馬跑地得泉。極甘美。挹之不竭。居民因壘石其旁。至今取資焉。

### 甘井

在滄州東南爲唐高適故里因此閭居民遂謂夜珠高家。